

顧
齋
遺
集

閩
錫
山
書
耑



(二)

顧齋遺集下目錄

壬戌科會試前錄序

聲調四譜圖說序

玉井山館文畧序

蕉窗疎語續集序

聊自娛齋詩草序

藉香書屋詩草序

享山詩抄序

勾股備術細草自序

顧齋詩錄自序

西山游草自序

李氏族譜序

喬氏族譜序

戴太恭人七秩壽序

周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重修學宮記

重修臯陶祠記

棄瓢池記

登九箕山遊韓仙墓記

遊申氏山莊記

遊玉龍潭記

箕峯別墅賞菊記

箕峯別墅記

遺經堂記

問心齋記

募修財神廟疏

募修春秋閣疏

禽昌考

河東新修四門城樓紀功頌

袁端敏公家傳

勒贈忠義李貞靖先生傳

李義士傳

旌表孝子董霽堂先生孝行狀

董堯章公行狀

受天李先生像讚

莫齋彭君墓志銘

雲巖韓君墓志銘

靜軒董君墓志銘

鶴翥府君墓志銘

炳南喬君墓志銘

挹華王君墓志銘

有山范君墓志銘

魏恭人祔葬墓志銘

張伯翹先生墓志銘

張鐵生先生墓志銘

尉餐霞先生墓志銘

楊鳳岡先生墓表

挹華王府君墓表

李勉亭先生墓表

陳峭夫先生教澤碑

信卿阮公義行碑

目錄終

顧齋遺集下

壬戌科會試前錄序代

皇帝御極之元年歲次壬戌會試屆期吏部以試官請奉旨以臣倭臣萬臣鄭
臣熙往伏念臣倭滿州下士屢奉恩命於道光某年充某省正考官於咸豐某
年充某省正考官茲復渥承殊寵叨典文衡謹同臣萬臣鄭臣熙先後入闈夙
夜將事先是科臣以釐正文體爲言下廷臣議以文務取清真雅正爲宗以期
拔取真才得旨允行臣等謹持此意以采擇卷幾三千殫精遴汰取其言尤雅
者得士如額既以前茅十卷恭呈御覽錄既成臣例得綴言簡首乃拜手稽首
而言曰今取士之方其惟文章爲盛乎我國家承歷朝之制試律經策試士斟
酌損益盡美盡善無復加已世多以士先器識後文藝制科恐不足以盡其才
而欲多設科目以廣登進固慎重掄才之至意也臣嘗伏思虞廷敷奏以言卽
後世對策之權輿周官三物教民而賓興之六藝與德行並重至孔門設科則

合德行爲一而言語文學獨分而二之豈略實而崇華哉誠以賢才進身之始德行非可言見而文藝不容僞托故造士之方雖廣而取士之途必出於此雖聖人之教浸亦與爲積重焉三代而後漢以射策唐以詞賦宋明以經義所尚各殊而以言取士則一蓋舍言而進矯僞轉不如取言而可別凡民其事爲有徵此百王之所同莫之能廢亦莫之能易也夫制義代聖賢立言詩本采風之遺經覩根底策備實用文亦何嘗不足盡才者至於重射策而習縱橫尙詩書而趨浮艷崇經義而溺章句此學者之過文之弊非文之失也懲其弊而救之亦務取清真雅正爲宗蘄無背於修辭立誠之旨斯可矣變其名而仍其實紛紛設科徒滋冒濫又烏覩可久者耶雖然以言取士固君子野人所由分也若夫辨人品之臧否審學術之眞僞則不繫此是蓋別有其道而亦非區區一第進退之所能盡矣方今聖天子典學伊始黜華崇實首以釐正文體拔取眞才爲務凡此多士所陳率皆學古有獲不襲陳言不摭隱僻發明經義能以先孺

訓詁爲宗者由是而爲君子儒志古人學文也而進於道此則臣等所仰答聖恩於萬一旦願與多士共勗若爾

聲調四譜圖說序

唐人詩法聲調蓋有定式律體多沿陳隋之舊惟古體與六代迥殊七言則至唐始備且初盛亦自不同史稱沈宋研切聲律號爲律詩而世不傳其說俗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語莫知自來意卽沈宋之遺夫一三五則拗救是也二四六則黏對是也古語簡括當時家諭戶曉無煩別詮中晚專工近體其法寢失獨近體歌括四語至今不廢則利祿之途然也韓孟崛起力仿李杜拗體以矯當代圓熟之弊宋元翕然宗之拗體孤行而正體微後人不復能通輒以前二語爲詬病抑又悞矣國朝益都趙氏始創立聲調譜同時秀水朱氏亦言杜律單句尾字三聲遞用今驗唐人皆然亦不盡句尾也余家世爲詩先王父著騷壇八略二卷先叔祖父曾手訂杜集聲調皆宗趙譜余年十三先世父

卽以二書並趙譜授讀比連遭大故幼學失恃師質疑莫由茹痛而已洎飢驅奔走輒以杜集自隨始稍悟每聯偶對必諧趙氏但重下句爲未審也里居讀全唐人詩獨愛劉文房格律精密又悟古體亦有黏聯舊但以一聯爲式猶未確也因私創爲五七言古詩平仄韵各圖圖定爲四句略具黏對之法而已然以証盛唐諸作輒難盡合既乃再討先人遺書因得論黏對拘救雙單正變並絕句諸法漸識端倪蓋黏對者古律所同拘救則異一三五字奇不惟拘不論卽救亦可不論二四六字偶不惟黏對分明卽拘救尤須分明不明黏對之有拘救是知正而不知變尤爲未備也趙氏論單拘雙拘之旨雖非其名嘗有所受乃歎先人遺書中鮮口授幾成絕學遂補拘體諸法又推所從出於四者爲之表融會貫通庶無大戾矣丙辰入都楊汀驚葉潤臣二先生見所註唐詩而愛之各假一冊去殘稿漸多散佚性懶志荒遂不能復竟其業庚申秋移居研樵寓齋研樵喜爲詩持論多與鄙見相合而尤以趙譜論說未盡爲憾暇輒取

古人詩集以丹黃分註其側篇章既多遂手輯是編乃分別部居辨定體例每門各歸圖說不使淆廁錄成問序於余昔顧氏作音學五書既成語人曰五十後當有知者計江戴之相去果符其年則雖名山之藏亦將有發屋壁而出之者况當吾世爲不經之行耶余蒲柳早衰才學日退區區之願蓄疑且三十載同志凋喪略盡獨研樵得我心而爲之先覩爲快宜無大缺矣猶憶少耽史記四聲八病創自沈約嘗較沈集逐句詩繹久而心知其意忽忽又十餘年矣舊冊莫記存否著述姑難自必研樵年方富力方銳而又覃思不倦聊發其凡倘準段氏諸經小學之例悉引伸於橫破四表一語以成不朽之盛業詩教庶少備乎又不僅足補趙譜已也是則余之所深幸而屬望於無窮也夫同治二年立春日固齋王軒叙

玉井山館文略序

學問爲人之本文章學問之本古文詩又文之一端專家著於學寧無少窮於

爲人奚當焉此楊子有壯夫不爲之誚也善乎顧氏亭林之言曰不能不足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蓋自負深矣雖然亦惡能不爲哉有其才矣年與位或弗之及古今志士思託空言而未由自見者何可勝道非是而高才積學莫不忧心勸督矻矻白首力勦於古人立言之旨而未止也矧優游容與年位並逸而空空焉而昧昧焉其與固陋也幾何故有楊子顧氏之志則爲勇無楊子顧氏之志則爲怯與弱然既爲之矣奚壯夫之尙而異乎人之爲之者蓋本其爲人已矣爲人之本曰實曰眞文亦爲其實焉眞焉者可矣不然心營目注而千百人之相阿相諛而忿而自爲之志荒矣烏覩所謂能耶故曰有可傳之文無必傳之志有必傳之文無必爲之文此吾友上元許先生論文之旨而實自道者也先生雖不欲爲文人論者且謂先生不徒爲學人而世爭以能文道之先生亦無以自解則以年與位爲之也文之幸非先生之幸也先生之文一如其人不爲名不爲僞無事於能而無不能無意於爲而無不爲

斯其爲獨實獨眞之文非壯夫通人不能者也先生文既不能自閟友人假錄
維艱迺刊初集若干首厭衆意軒知先生深邃次所論述著於篇俾讀者知文
章不足概先生而所爲已至是益信夫學問爲人根底一貫惟其能之是以爲
之夫固無之不可也然則舍爲人而徒文是求孳孳焉務譖世而號專家是殆
不足以見先生矣同治丙寅四月上日洪洞王軒叙

蕉窗蠢語續集序

庚辰仲春余始移硯并門時王靜盦都轉方以冀寧道升任兩淮瓜代未行猶
得暢叙契闊旣而都轉出數冊相示曰此吾師山左汪松樵先生遺稿也先生
久宦秦豫作詩甚富前集久已刊行此其續也凡生平歷官交遊家庭人事皆
於詩中見之今先生已歸道山楹書長悶後死者懼焉予盍序之以當贈言且
請點定吾將出而問世余不敢辭而未有以應命也未幾而都轉之凶訃遽至
重泉負諾悲感交繚洎得先生哲嗣湘帆通守相晤名父之子不愧先型深喜

替人之有在而都轉見託之雅可少酬也長夏閱讀數四先生詩自抒胸臆不拘拘於規仿而長於言情一開卷而知其爲循吏之詩非僅以詞人見者也先生退老就養山西詩境又一變不煩繩削而自然今拍蓋老境冲淡夷猶真能不爲物累者則又徵先生所養之有素矣集中凡流連光景以及尋常酬應不甚經意者概從刪削計存十之六七嗚呼是足以見先生矣當先生來晉時余適請假歸里時代相接而未及一見今乃得序訂先生之遺集類有數存焉者書旣竟以質湘帆通守庶可慰都轉未竟之志歟又不勝車過腹痛之感矣光緒辛巳閏七夕日洪洞後學王軒謹叙

聊自娛齋詩草序

代州馮氏爲吾晉望族自前代已然不第侈閱閱簪纓也其一時詩文之盛幾於人各有集與吾晉之裴柳薛王相埒實爲諸大族之甲國朝馮氏詩人自柳水先生倡之代有作者近道光咸豐間以詩雄山右者則有習三學博與其族

弟魯川觀察兩先生時有二焉之目魯川先生早達官京師久負海內盛名余交最狎習三先生則久困棘闈鬱鬱以冷官終故未知名而未能一見二先生雖各未竟其志而遇合略殊境地因異詩亦所造不同魯川先生余別有論說習三先生少年才華與魯川相比大抵從溫李入而時涉盛唐之趣集中無如題諸作深契古人意內言外之旨至論詩諸什則又自道其生平得力之所自也暮年境愈邁遇亦日窮而興復不減故所作不名一格雖未能脫盡百年間詩人習氣然亦足豪矣先生無子四女皆能傳其學叔爲婉琳夫人歸吾邑董芸龕舍人工詩習書嘗執贊寄門下受詩法幼時從先生宦遊南北每先生吟成輒能上口錄其稿藏之先生身後稿多散佚夫人於歸寧之暇極力搜求而集成若干首定爲聊自娛齋詩草二卷仍舊名也舍人將爲之授梓而問序於余且求刪定余謂使先生手訂其集則固將有自刪者不待言今先生稿既散佚賢女力爲搜羅志意良勤雖斷句零篇猶當拱璧珍之即使間有漫興之作

過而存之讀者自能分別觀之固無俟刪訂爲也抑亦存先生之眞焉會舍人
遽歸道山夫人欲成夫志寓書敦索因述先生作詩之大略弁諸卷首俾先生
之志不終泯且以識夫人之勤庶足完舍人之志焉時光緒丁丑清明後三日
洪洞王軒

芸香書屋詩草序

董君芸龕中翰以光緒丙子宦沒京師逾年其嫠馮佩芸夫人以君遺稿寄余
鹽城浼爲點定久無以應今年春夫人奔母喪赴代其夏歸寓會垣乃始校付
手民刊成余不能無言也君早負時譽與兩昆久擅三鳳之目官京朝後與德
曜同問字於余余不敢郤而請無居其名顧君體弱善病不任過勞是以所學
皆略規門徑獨性耽聲偶每構思輒冥心孤往不能自己與其癖嗜金石氈蠟
椎榻殆無虛日且室有同心相益相長雖寢食未嘗少廢距意竟坐是傷命耶
惜哉君言笑不苟幼志儼然老成詩如其爲人甫下筆卽不作門外語中年始